

晚风·龙光塔

童年养鸡

| 徐君红 文 |

我小时候很喜欢养鸡，每年春天一到，邻居阿生公公就开始忙他培育小鸡的活了。鸡蛋是一家一户收来的，阿生公公每收一个蛋，都要把蛋在太阳光中透视，检查有没有“雄”，有雄才会出鸡，无雄只能把蛋孵臭。因此他买蛋总要到有大公鸡的村上去买，他把蛋买到家后，晚上还要在灯光旁一个个重新透视一遍，然后才放到孵鸡的老母鸡肚子下面去。经过这两道检查，放下去孵的蛋，差不多都能出鸡。

我家劳力少，吃口多，经济比较拮据，因此我母亲每年养一大群鸡，生了鸡蛋一个个放好，积攒满一篮子就去街上卖，卖的鸡蛋钱用来买些油盐酱醋，贴补家用。自己家里，是难得吃几回鸡蛋的。

杏花、桃花追上了隔年开的枇杷花的时候，美丽的春天又来了。这一年，阿生公公家的一窠小鸡孵到后期，不幸有两个蛋被那只性情暴躁的母鸡踏碎了，出壳的两只小鸡由于先天不足变成了拐脚。阿生公公说，这样的小鸡去卖肯定没人要。于是他慷慨地把那两只拐脚鸡送我了。我高兴得不得了。母亲说：“小傻子，把别人丢掉的东西当宝贝哩！”

从此，这两只拐脚鸡就成了我的好伙伴，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它们身

上了。当红白的桃花瓣飘满大地的时候，金黄的油菜花瓣也撒满了田野。我和村上的小伙伴就经常出没在油菜从深处，脚浸在清凉的田沟水里，一把一把地拔着又细又长的小鸡草，这种草嫩嫩的，像松针一样。这时，我浑身觉得爽快极了，能嗅到青青的小鸡草和湿油油的泥土发出的好闻香气。

母亲说，我生下来的时候月份不足，调养不好，经常生病，她卖了陪嫁过来的金戒指给我看病，很难管。我这两个“小伙伴”也同样难管。它们走路时常会一个软脚撞在地上，“姐呀姐呀”地叫着，爬不起来。我扶它们起来，腿还索索地抖个不停，有一次其中的一只跌到水沟里，等到我看见，把它捧起来时，已经连“姐呀”也不会叫，只有张嘴的份儿了，我急得直掉眼泪。母亲帮助我用温水把它身上的污泥洗掉，然后用布包好，放在太阳光底下晒，过了好久才慢慢暖了过来，保全了一条小性命。

小鸡的粮食是要我自己想办法的，不要说大米，在我们家里连糠也是宝贝。我每天去拾一些番薯皮、菜叶子，叫母亲在饭锅里蒸烂了给它们吃，还熬住馋虫省下摘来的桑果子给它们当甜食，有时我还在天井里捉蜘蛛给它们吃。母亲说，鸡爱吃鱼肠

子，从此左邻右舍谁家杀鱼，我就去捡鱼肠子给它们吃。

热热的夏天过去了，从半空中吹来阵阵凉风，田里的稻穗透黄了，美丽的秋天来到了。经过春夏两个季节的精心喂养，小鸡渐渐长大，脚也不拐了，曾经认为养不大的两个小家伙，变成了一公一母。到这时，它们已发现从前互相称呼“姐呀，姐呀”的是错了，母的改叫公的为“咯咯”，公的改叫母的为“喔喔”。那只小黄母鸡生得很娇小，一身黄毛如同抹过油一样，很是好看。它“咯咯”的叫声，渐渐地多起来了，声音也脆亮了，脸孔也红起来了，好像吃了酒一样。有一天，它在窠棚里不出来了，母亲高兴地说：“这小母鸡快要生蛋了。”我高兴得围着鸡棚蹦跳了一圈。那只公鸡长得又高又大，两只脚很粗，满身的毛很长，走起路来很威武，有次母亲称了称，足有九斤重，大人们见这只公鸡就啧啧称赞，全村人都叫它“鸡王”。邻村人还把生蛋的母鸡也抱来配种，巴望来年也孵出这样的鸡来。“鸡王”越来越厉害，当它发现蜈蚣时，总是先斜着脸，瞄着眼，“喔喔……”地叫几声，然后它对准蜈蚣的头部，出其不意猛地一啄，就到它的嘴里了。

后来有一天，父亲瞒着我和母

亲，把大公鸡拿到街上去卖了，还特地给我买了双新袜子。回到家，父亲好像有心事，耷拉着脑袋，一声不吭。母亲的脸色也不好看，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：“小孩子养大这只鸡容易吗？再说我们家还要靠这只鸡去换些钱来贴补家用，你把钱借给他们家，不等于打水漂吗？自家咋过？”原来阿生公公生了病，需要一笔钱，他老两口没有子女，也没啥积蓄，他老伴急得团团转，到处去借钱，当时每家的日子都过得艰难，阿生婆婆来到我家的时候，还没开口就流泪了。善良宽厚的父亲让她先回家，说明天就把钱给她送去。苦于自家也没钱，父亲就动起了大公鸡的主意。母亲在一旁絮絮叨叨，父亲叹口气说：“谁家没个难处，他们老两口平时对我们不薄，如今有了难，我们能帮衬帮衬也算尽了心了。至少咱家目前还过得去。”母亲听了，也长长叹了一口气。我心里很难过，鼻子酸酸的，跑到没人的地方去哭了一场，过后想想我养的鸡对阿生公公有这么大的用处，也就只能忍住这股心疼……

日月如梭，如今农村里养鸡的也越来越少了，但童年时养鸡的经历，让我常常想起那艰苦而美好的纯真岁月，使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。

忆旧·古运河

消失了的“五里香腩”

| 孙晓晖 文 |

我在无锡城西一个叫香榭花苑的小区住了10多年。常去附近的五里新村农贸市场买菜购物，来去都要经过五里街——一条宽不足10米，长不到两百米的小道。当时我就曾疑问，就这么条小道怎么会叫五里街？

前不久，我受邀去惠山采风。听了专家讲座，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听专家介绍御碑亭、金莲桥、石经幢等著名文物，了解了惠山寺、云起楼等的前世今生。当我在一道镌刻着“五里香腩”的石碑前驻足求解时，同行的金石声老师对我说：“五里香腩就是五里街呀！”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五里街过往的历史。真没想到，我熟悉的市一中东侧围墙边的那条小道竟有这么不凡的身世。

锡山、惠山是无锡久负盛名的游览胜地。旧时，无锡人游惠山有水路、陆路两种走法。水路需在北门附近的“游山船浜”下船入大运河过接官亭、黄埠墩到惠

山烧香滨上岸。走陆路那就要出西门走五里街直达惠山。从西门到惠山相距约五里，五里街因此得名。以距离的长短来命名是国人的一个习惯，如无锡的三里桥、九里河，北京的三里屯、八里庄等等。历史上的五里街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须通过历史的望远镜仔细寻找。

历史上的无锡五里街，有过一个美丽的别号——“五里香腩”。香即花香、稻香，腩即田间道路。当年的五里街出西门沿大运河一路往西，经棉花巷过兴隆桥再往西就是大德桥，过了大德桥就能见到惠山了。据地方志记载，当时的五里街：田陌连畴，乔木古藤，飞楼连阁。明朝初年邑人浦长源有诗云：“出郭楼台三四里，游人不得见山容。”郭即城郭。出城走了三四里路了，路两旁楼台挡住人们的视线，还是看不见锡山、惠山的尊容。好一条繁华的五里街，这可是在明朝初年啊！这里还有一则史料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，康熙年间任江宁织造时，多次乘船途经无锡，下船到惠山游览憩息。若在无锡过夜，他总爱到离锡山一里左右一家蒋姓人家开的酒楼歇

夜，他还专为这家酒楼写了《题蒋氏酒楼》的诗：“秋树清和一里烟/朝来洗漱尽名泉/买田阳羨因犹过/此处楼居即是仙。”有意思的是，他还向朋友介绍过这家酒楼，在一首题为《舟中望惠山举酒调培山》的诗中他写道：“蒋家酒楼堪憩脚/十日醉倒青芙蓉。”他这简直是免费为酒楼做广告了。曹寅非一般人，他能对离锡山仅一里地的酒楼如此着迷，除了酒楼干净整洁的环境、周到舒适的服务，五里香腩的绮丽、繁华，也一定在他心中加了分的。不是吗，当年的五里街有“一枝杨柳夹枝桃，红绿相映五里遥”“惠山街，五里长，踏花归，鞋底香”之说啊。传说当年乾隆皇帝南巡，途径无锡游览惠山，走的就是五里街。为此，无锡人还特地将五里街铺设了砖道，砖道铺成人字形，象征圣驾降临万人之上。

五里街在现代无锡人心中分量也不轻，这归功于“五里新村”。她是新中国建立初期，为无锡的工人阶级、劳苦大众新建的第一批住宅之一，这新村就建在五里街两旁。建国初期，百废待兴，执政的共产党人首先想到的是为工人阶级、劳苦大众谋福利，这让无锡人真正懂得了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”。

世事荏苒，沧海桑田，上个世纪的1978年，途经无锡的京杭大运河改道，新开凿的大运河航道在大德桥附近穿过，将五里街拦腰切断，由此，曾经繁华的五里街隐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。

资讯

长三角青少年散文大赛启动

“潇洒桐庐”长三角青少年散文大赛日前启动。本次大赛参赛对象为长三角地区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安徽四省市所有18周岁以下青少年文学爱好者。

大赛由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、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为指导单位；由中共桐庐县委、桐庐县人民政府、浙江省散文学会主办。

大赛证书由中国散文学会、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联合颁发。所有获奖作品将由《中国作家》杂志以增刊的形式刊出。

赛事具体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参赛对象

长三角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四省市小学中高段、初高中至大学不超过18周岁(含18岁，2004年8月31日以后出生)的青少年。

二、初赛时间

2022年7月22日—2022年9月10日。

三、初赛内容

自写一篇两千字左右(字数原则上不作具体要求)的原创散文(已经在公开报刊出版发表或获过省级以上奖项的除外)，发往指定邮箱。

四、投稿方式

1. 电子邮箱
江苏赛区:jiangsuzhenggao@163.com

2. 关注公众号

关注“新闻少年读书会”公众号，填写报名信息，包括参赛者姓名、联系方式，上传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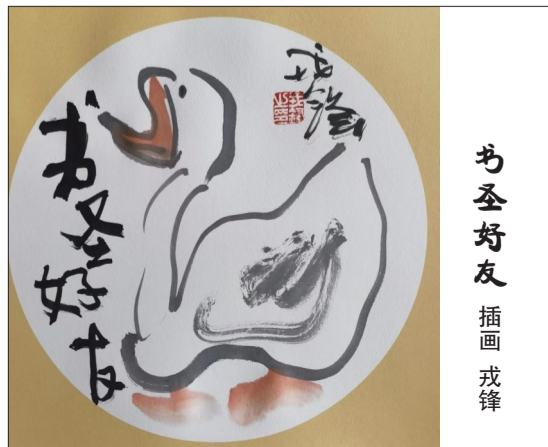
特别提醒：参赛作品一律采用word文档，文末须注明学校名称、学生班级、姓名、家长电话(至少两个联系电话)。

五、现场决赛

拟于2022年9月16—18日在杭州桐庐举行，地点及其他事项届时具体通知决赛选手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金奖：20名(每人奖金3000元)；
银奖：40名(每人奖金2000元)；
铜奖：100名(每人奖金1000元)。

书圣好友
插画 戎锋